

□艾平

网状的路在原始森林秘境中缭绕。这里是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北起点地域,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未经生产性开采的原始林区。当我登上长梁北山的防火瞭望塔,顷刻间被扑面而来的壮阔和深远惊倒,阳光明亮清澈,天空剔透到冰蓝色,群山连绵,大河逶迤,植被茂密而华美,犹如漫卷的丝绒跌宕起伏,樟子松、白桦、偃松、落叶松、红松参差葳蕤,斑斓着岁月的深长。那驼鹿、棕熊、狍子,一种种野性的生命在何处缱绻奔放?万山幽静,百兽归隐,正是天长地久的景象。我们走来的路呢?它在山林间,像穿梭在丝绒上的银线,时隐时现,纤细几近虚无。

这片将近10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得益于远在高寒地带,躲过了大采伐的油锯。1999年,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管护局成立,这片森林从此进入全封闭管护状态,采金、狩猎、打渔、采山珍者,彻底清零,游山玩水之人止步,威胁森林安全的雷击火,被全天候监视。因为七个无人区管护站的供给,因为消防队需要及时抵达火场,因为护林人员需要常年巡山,因为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每一种动物都需要安全,路,成了这里不可或缺的命脉。

带领我们考察的是管护局的工程师梅玉生,20多年来,他一年总有六半年在林子里工作。说到这片原始森林的天气、地质、动植物,他深情难掩,如数家珍,已然将身心融入了森林,或者说,森林已经长在了他的生命里。在我们瞪大眼睛四处寻觅的时候,他突然说,快停车,一边举起了相机,原来,路旁的阳坡山腰,有一头大马鹿在晒太阳,因为饱食了夏季馈赠的归虫草和柳树枝叶,它灰褐色的毛皮光泽熠熠,身肢硕壮矫健。它静立看我们片刻,不慌不忙地走进了林子。马鹿的从容让我有点意外,梅玉生告诉我,这里的马鹿很多,深秋交配的时候可汇集40多头的群落,它们每天跨过这条路,去河边喝水,路让它们见了世面,知道了车和人的存在,也知道了人并不是它们的天敌。

在我看来,世上任何一条路都是生龙活虎,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阵痛,就有巨变。眼下这条路,却不属于那种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路,它不期望宽阔,拒绝热闹,终年车马稀疏,瞻望着山林,避让着动物,小心翼翼地存在着。走在这样的路上,我们时刻都可以看到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细节。

梅玉生接着告诉我,有一天,他在公路上看见远处横着一大截黑色的过火木,开车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头熊卧在那里晒太阳,他都到了跟前,熊也不为所动,轻轻按了下喇叭,他才悠悠地站起身,极不情愿地让开了路。传说熊瞎子打立正,这头熊还真的站在路边,行注目礼一般,看着眼前的车离去。

一场小雨过去,我们又看到了4只在路边跳跃的孢子,它们遁入林子的身影极具美感,躯体伸直如飞镰,雪白的臀部,随孢子的左右跳跃,迷炫着追逐者的眼睛。孢子作为食草动物,一生以逃避为功课,据说到了冬季,孢子侧卧在雪地里,把头扎在雪中,只露出一个与雪同色的屁

□李广华

去呼和浩特办事,一切停当后,特意多停留一天,是想多走走看看,体察呼市的变化。吃过有名的早餐,烧麦,几个人商量去哪里转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时难以确定。因为这里的绝大部分地方都熟悉,去过不止一次。最后,弟弟建议:干脆去山西!靠近内蒙古的右玉值得一看。

这样,我和军哥、弟弟三人驾车沿着呼大高速朔州方向前进。车上,弟弟说,节假日,他经常开着自己的小车,约三两个好友,去看长城或古城遗址。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都紧靠内蒙古,历史遗迹多,开发得少,长城和古城遗址相对保存完整。

平时,他喜欢古物,对古籍尤甚。一次去苏州,特意挤出时间,跑到文学山房古旧书店,拜访古籍收藏家、80多岁的江澄波老先生,回来写就《姑苏书肆访旧人》一文,详述拜访交流的经历。

闲暇,他逛逛书店,练练书法,逢周末,爱到地摊转转。除此,喜欢喝点小酒,虽说酒量一般,但酒桌上属于不爱清静那类的,无论喝多少,从不乱话。有一次,他独自开车到山西宁武县看长城,傍晚时分,日落西山,形单影只,早已饥肠辘辘,只好钻进老城门下的一家小酒馆,点了盘花生米和两个下酒菜,独饮徜徉,并给我打电话感慨:如果晚间在某县城门楼下,摸到一家小酒馆,喝上半斤烧酒,不是感觉很好?觉得自己便是门洞里来来往往的古人,悟不到这层不要紧,至少,你终将会是的。生命无需穿越,只要体验。

一年初春,我因身有小恙,住院治疗,胸中生出许多感慨,思绪万千。手术前忽想起一句激励自己的话,又从手机相册中调出一张应季的梅花照,作为配图一同发朋友圈。粉红色的梅瓣,层层叠叠,娇艳无比;浅黄色的蕊蕊强力外伸,招蜂待采,整个画面显得热烈盎然。朋友们一片点赞,更多是赞誉梅花的美丽。一种惆怅涌入心间。恰在此时,手机铃声响起,是弟弟打来的。他谨

瞻望山林

石炭岩颗粒堆。

由于富含金属矿藏,石炭岩颗粒堆在阳光下呈现五光十色,其尖顶,一米多高,很像袖珍的金字塔。我以为那是修路剩余的碎砂石,漂亮而已。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说这个奇迹小,那是因为,奇迹的创造者太小,整体不足1厘米,不用放大镜,它的3对肢脚,3节躯体,简直无法看清,它那精密到堪称生物芯片的脑袋,也就小米粒大小。它们就是尘土一般生存在大千世界里的蚂蚁。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有红、黑两种蚂蚁,我们遇到的是红蚂蚁。我抓起砂石堆上的砂石颗粒放在手上细看,砂石颗粒中混杂着数只红蚂蚁,它们显然有点惊恐,在我的掌中无方向地乱转着。哎呀!我明白了,这原来是一座座覆盖着砂石粒的蚂蚁巢穴。

我的问题来了,是谁用砂石颗粒全覆盖了蚂蚁巢穴的表层?是蚂蚁吗?蚂蚁的社会性结构使之可以做到万众一心,可以造就不怕苦不怕死的工蚁兵蚁团队,可以托运重于个体身体400倍的物体,可以呼啦啦地地毯般地冲向战场,可以使用铺天盖地的阵仗压倒敌人。蚂蚁一枝一叶垒起来的穴山,一般出现于温暖潮湿的森林腹地,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路边,而且鳞次栉比,成群结队,像是一次循序而来的大动迁?如果是蚂蚁所为,那么它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地美化自己的城堡呢?即便是一次新蚁王登基,也不必要如何弹精竭虑吧?要知道,从公路上搬动一颗砂粒,运送到路边的巢穴上,很可能需要数以百计的工蚁付出生命。

梅玉生用勤奋的双脚踏遍林海群山,看到了大风景,也凝视过小生命。我去了两个他安置在林子深处的小房子,那些薄铁皮的小房子简陋狭小,时时刻刻于蚊虫和猛兽的威胁中。他说,日夜蹲守才能掌握微妙的森林生态,也是影在其中。他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影像资料,不知道他是怎样战胜的那些漫漫寒夜和似火骄阳。

梅玉生是先从熊说起的。熊是蚂蚁不可抗拒的天敌,蚂蚁身上的蛋白质,是熊脂肪的来源,也是熊越过寒冷冬季,春天生熊崽的必需营养。熊来到蚂蚁穴堆前,随便一巴掌,就毁了蚂蚁几辈子励精图治建起来的家园,然后,它就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往嘴里抿蚂蚁,直至把蚂蚁之国,通通装进肚子里的焚化炉。熊来临,相当于蚂蚁国度的天塌地陷。

蚂蚁用砂石颗粒覆盖穴堆,绝不是什么浪漫的行为艺术,事实上,那是在铸就保家卫国的铁壁铜墙。当熊肆无忌惮地靠近这些让它感到焕然一新的蚁穴,立马就尝到了精诚所至的厉害。它傻乎乎地一巴掌,吃进了满嘴的砂石颗粒,砂石颗粒嵌到它多褶皱的舌头上口腔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蚂蚁们就这样一剑封喉,让熊绝了念想,从此退避三舍。这个细节,让我当场瞪目结舌,连连赞叹,却百思不得其解,蚂蚁是怎么发现了路,发现了路面能够提供为自己所用的砂石颗粒,进而将其汇集到路边,实施了如此巧夺天工的工程?一条路出现在蚂蚁的世界里,莫不是也像火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中那样,对进化产生了划时代意义?

这是个千古之谜。对于聪明绝顶的人类来说,博大的原始森林里形形色色的谜面还有很多。

弟弟

指掌,给我们介绍时,既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又显得有些无奈:这里来的人少,才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样子,看他们在大规模地修建,估计是要开发了,人来了多了,古城就会被破坏。

沉默一会,他忽然转过头,不放心似地叮嘱说:军哥你要是来,就带嫂子一个人吧,其他人别带,人一多,必然会对古城造成破坏。说这话时,他露出诚恳的神情。我在想,带我们来,他会不会也后悔呢?

西口古道,历来是充满懂懂辛酸之路,那铺满由马蹄和车轮磨得精光的一块块石头上,记载着哥哥们的苦辣酸甜,光滑的石块下也自然覆盖着妹妹们的幽怨与哀思。古道的起始处有一座桥,但从上面难以看清建造的年代,弟弟拨开荆棘,下到沟里辨识,看清后高兴地喊道:是清代的,叫通顺桥。

他像一个游子热爱家乡那样地爱护那里的古迹,倾注了真挚的情感,仿佛从这残垣断壁里能寻找到乡愁似的。

边说,他边低头寻找被黄土半埋着的瓷片,捡到理想的,会蹭去泥土,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小心翼翼地插进城墙的砖缝中,说是等待能赏识的人来取走。在一处堆积层,我忽然发现一片干净的瓷片,仔细端详,是磁州窑的,上有刻花。我顿感兴奋,可他在在一旁嘿嘿地笑。问笑什么?

他说:那是我上周送来的。

你送来的?弟弟告诉我,来的次数多了,捡回的瓷片也多,起初是出于保护的,后来觉得还是保存原貌的好,就把一些瓷片包好带上,开着车百余公里专程送来,希望有一天,能有同好获得发现的快乐。

在此之前的几天,山西明代广武古城的月亮门坍塌,令他痛心不已,打来电话说,他去过那里两次,遗存非常漂亮,但愿能修旧如旧,还发来之前的广武城门下的留影。

对那里,他似乎有种偏爱,因为在那世界遗产的盛名之下,契合着一个在他看来无比亲切的名字,所以亲近就再自然不过了。

□张平

我的故乡位于河套平原南部,紧挨黄河,这里四季分明。

黄河的坚冰最先听到春风的号角,一夜之间,冰河开裂,河水卷着巨大的冰块,带着冬季积蓄的能量,汹涌东流。

池塘开始消融,扑面而来的潮湿气息,带着泥土的芬芳。那野火烧过的黑色田埂上,野草率先露出嫩芽。

清晨,布谷鸟在村里的柳树上鸣叫。一阵春风吹来,细长的柳枝随风舞动。田野中冒起焚烧野草的青烟,拖拉机在忙着春耕。乡亲们赶着马车往田里送农家肥。田间地头一派农忙景象。

夏夜,月儿弯弯,繁星满天。村里的打麦场上一派繁忙。脱粒机轰轰地响着,乡亲们来来回回穿梭着,抱麦捆的、倒麦粒的、收拾麦秆的,紧张又有序地忙活着。饱满的麦粒从脱粒机的兜仓翻滚而下,被绞碎的麦秆飞舞着,汗水在人们的脸上流淌着。

雨后,有时候会出现美丽的双彩虹。站在黄河防洪大堤上,看彩虹从滚滚黄河上跨过,下方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这样的景象,如诗如画,成为记忆中最美的风景。

秋天来了,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队伍从黄河南岸飞来。天高云淡,雁叫声

故乡的四季

声,芦花摇曳,河水东流。故乡的秋天,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一夜秋风过后,屋后的小树园落满厚厚的树叶,有柳树叶、杨树叶、沙枣树叶。我喜欢躺在这厚厚的落叶上,被从树枝穿过的秋日阳光晒着,闭着眼,听秋风从树梢掠过的声音。

记忆中,故乡的冬天雪好大,风好大。厚厚的雪铺在田野中,整个冬季都难以消融。睡梦中,我常常被呼啸的北风惊醒,听到屋后杨树的枝桠在风中断裂的声音。炉里的炭火正红,我裹紧被窝,渐渐进入梦乡。多少年后,在睡梦中听到风声,我就会想起故乡温暖的老屋。

冬日的清晨,太阳从雪原上升起,由红变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傍晚,落日从远处的沙枣林后落下,夕阳如血,余晖洒在池塘的冰面上,照出一道亮光。池塘上,我们一群小伙伴正在滑冰车,斜阳映在身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现在下乡时,在农村或牧区的民居,每看到燃着炭火的小火炉,我就倍感亲切,赶紧跑到火炉前,伸出双手烤火。这炉火的温暖和城里的空调、暖气的暖是不一样的,它会霎那间温暖我的心灵,暖暖记忆深处,仿佛是故乡在夜梦中给我带来的温暖。

人生旅途,岁月匆匆,我越往前走,离故乡越远。我知道,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根都在那里。就像有一根无形的风筝线,一直在牵扯着我的心。故乡的四季风景以及儿时的故事会时时在梦中浮现,让我怅然若失,让我牵肠挂肚

美丽的季节

□田建成

严冬悄然退隐
大河的冰肌雪骨
瞬间化作脉脉含羞的春波
推送着端庄静美的白天鹅
和大河里起承转合
平仄韵律中的唐诗宋词

大雁初来乍到
红掌优雅地拨开清波
自信地朝天询问
春江水暖谁先知

河岸的树木
一丛一丛
懵懵懂懂间
柔软 柔嫩
泛黄 泛青

清澈澄明的蓝天
飘过一朵又一朵云彩
惹得燕子欢天喜地
载歌载舞

勤劳又诗意的农人
铺展开一卷卷画布
挥洒着汗水
晕染着水彩
点染抹红
点缀成金

苍茫大地
清水洗刷过一般
该是什么颜色还是什么颜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大河碧波滢澈
意气盎然
血液般渗入大地
给黄河几字弯平添无限张力
反弓成一把巨弩
将整河的渴求都弹射到四面八方

你看那
孤芳自赏的花朵
锋芒毕露的麦穗
粗犷豪爽的高粱
甜言蜜语的瓜果
依次登场亮相

湖泊 山峰 牛马骆驼羊
都感恩不尽
随心所欲摆拍
北国妖娆的无限风光

这一脉荡漾的春水啊
穿过苍凉戈壁
穿过浩瀚沙漠
穿过高原的神秘幻境

浩浩荡荡 源远流长
经天纬地 吉祥安康

美丽的季节
像河流一样舒展开来
美好的愿望
像道路一样延伸而去

扎鲁特,山水是杏花的花框

□聂振生

罕山的画框里
杏花香擦亮夜色和心事
水声闪现
瀑影的折扇打开江南的风情
蝶翅扇动古风
烟雨在杏花徘徊

嘎布尔神泉淘洗着岁月的风雅
泉声缠绕着杏树上的流云
流泉挤在杏花的浅笑上
激越的溪水声打着林荫间的光芒
几许情话搭在花香上
高耸的古树是历史里的伏笔
鸟影在花香上打滑
花香颤动着婉约的小径
无边的花海是山影里起伏的锦绣

山地草原。花香是耳畔的情话
摇曳的花影是大地舞动的彩虹
石阶的琴弦在花香上滑动
泉声徘徊在花香里

霍林河。花影是碧波间的一道闪电
脚步声被花香绊住
鱼儿吐出传说
浪花的花册滚动着娇艳的花影
花开的声音里
藏着宋词里的烟雨

金门山。惊艳的杏花染着鸟儿多情目光
山径是杏花里垂下的裙裾
石阶是春天的琴键
花香擦去黄鹂唇角的传说
盛放的杏花闪烁在蝶翅的节拍里

鸟额格其河掬起一朵杏花的光
鱼尾甩月光
花香重叠叠音
白鹭发出唐时的啼叫
花影传递着平仄的时光
情思在杏花的海洋上蔓延
一叶小船从花期里缓缓摇出



池塘雨涨暑风微, 弄水红妆出水迟。 李陶 摄

北国风光

昼出耘田夜绩麻

□董国宾

母亲开始种苕麻了,撒了种子的地一出苗,母亲的心思就拴在了那块地上了。

地不大,是母亲费了好大劲儿在乱石堆中开垦出来的。一块块硬石挪走之后,母亲闲不住的手又开始铲地了。瞧一眼裂开的黄土,母亲嘴里不停地念叨:这几分地不种别的,就种苕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董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范成大的诗里这样说,农民白天在地里锄草耕地,夜晚在家中搓麻线,村里的男男女女忙农活,连顽皮的儿童也学着做农事。这首诗从头至尾记述了农民的辛勤劳作,流露出浓浓的乡间生活气息。

农耕时,勤快的母亲早出晚归,从远处沟渠里拎来一桶桶水浇下去,然后直起腰来站在那块地上。

苕麻长成了,一棵棵半人高的苕麻快乐地挤在一起,站成一小片茎直叶茂的麻林。母亲精心开垦的地终于有收获了,母亲揩一下额头,轻快地拿了镰刀,喜悦地开始采割。

乡村的夜悄悄走来了,一盏如豆的灯火铺开暗黄的光,母亲抖动的影子,晃动在屋舍的一面土墙上。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制作麻丝是个最有生趣的环节,瘦削的母亲蹲在屋子狭小的空间里,手握麻